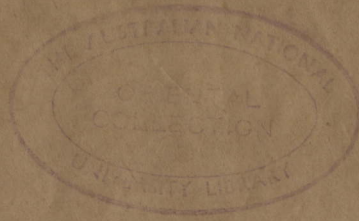


佛道論衡錄

卷四
五續

曲

七八
九



249
4110

6553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二十一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
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嘉會有令召淨
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
獨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卽整容問曰經稱序品
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
動地雨華假近開遠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
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

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鉅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爲重釋淨啟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屑何以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有國子祭酒孔穎達

者心在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教無諍法師何以構斯諍淨啟令曰如來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卽是不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於時皇儲誥祭酒曰君旣謙說真爲道黨淨曰嘗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躍今日不圖法樂以至於斯淨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矚斯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

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淨本趙郡房氏卽隋國子博士微遠之猶子也家代儒宗流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卓朗文雄機論標放乘時搆采少出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傅於大小乘探蹟沉隱開皇末歷觀化帝京優柔教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譬校古今商摧儒墨問之不已乃爲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羣髦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宋以下逮於皇運編爲十卷吳王文

學劉孝孫序之并俱舍毗曇大莊嚴咸爲著疏合三十一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續疏今成誦之注經集論不能委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僚衆預聽法筵日下當時以爲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驚所以吹熱易發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寫敘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嘗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因當捨著遂召五衆一切都捨夜覺有間曉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爲命而捨

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至百歲猶不體命
行無常今淨悟之任時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
俗迎送禮遇不爽恆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
咎前人共代卽目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
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兩首第二十
二

太子中舍辛誦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
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誦必碎之於地
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

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
炙輠理跨聯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
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甯酬
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眾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
本玄同習知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
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
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
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問一則不得答殊此例旣昇
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

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
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
二宗旣辯百難斯滯論云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
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
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
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甯有分同
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殤均其
壽夭莛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
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於未始無物斯則
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卽余亡分別矣君子

劇談幸無謔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
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
我淨爰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尅答曰無常者故吾去
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
吾豈斷乎新故相待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
尅而難功是則生滅破彼斷常因果顯其中觀斯實
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
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蟲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
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不羨

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象易疑
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乃道圓四果尙昧衣
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
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
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徒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
蕘如或鑑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
網有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
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
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旣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

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
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
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
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
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卽於外有數無知則
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
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喻尺鷃之比大鵬不可
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
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
非眾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

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尅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溼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翫涓流何異蔽目而視

毛端却行以求前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王謐郝超劉琨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績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

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千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二十三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方術以
自媚因程器於儲貳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
云此辯正但欲謗訕皇宗罪當罔上太宗聞之便下
敕沙汰僧尼貌減年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
寺省州縣官人日別鴻臚檢閱情狀見在眾僧宜依
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及
卽詣公庭輕生受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紲下詔問

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爲追
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已
毀我祖禰謗譴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
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雖有宗廟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
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
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
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已謙光仁風形於四海又吾師
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
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

洄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
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
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三十
餘例具狀奏聞敕云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
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放七日令爾念之試及刑期
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惟祈顯
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影勇橫逸胸懷頓亡死畏立待
追對須臾敕至云今赦期已滿卽事加刑有何所念
念有靈不琳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毒症流行
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

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海陸斯實觀
音之力咸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橫死
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
念陛下又敕詔書侍御韋棕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
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聞觀音聖鑒陳形六
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
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育恆品如
經卽是觀音旣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且琳著
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
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

伏屍之痛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敕徙於益部僧寺
於時朝廷上下知英構扇御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
陳俗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
旣播無爲之教實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
道士秦英頗解醫方薄閑祝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
姦姪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
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
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徼在慮斯原
不殄至教或虧請置嚴科以懲姪侈有敕追入大理
竟以狂狷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怪其死晚可謂賊夫

人之子於斯見矣

太宗幸弘福寺立願重施敘佛道先後第二十四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

時僧眾並出虞候遠闕敕召大德五人在寺內堂中

坐訖具敘立寺所由意存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

垂淚乃手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

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眾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

言大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

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讐疊早嬰偏罰追

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

天躋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在乎粉骨敬養已絕方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并施淨財以充檀捨用斯功德奉爲先靈願心悟無爲神遷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殿遊玩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嘗食甘露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願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師等應悵悵寺主道懿奉對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恩重安心行道詔旨行下咸大歡喜豈敢悵悵帝曰朕以

先宗在前可卽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宇乃至本宅先妣惟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平也僧等起謝帝曰坐此是弟子意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迤狹若爲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敕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第二十

五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爲天子欲爲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及國家檢田令云道士通三皇者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令諸有令式不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以聞有敕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慧元問有此言不慧元答云此處三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然爲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爲國於理不妨臣等以爲慧元所說不乖勸善然聞經中天文大字

符圖等不入家籍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云依讀三皇經全與老子道德經義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敕旨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於時省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尙書禮部廳前於尙書試以火焚爇一時灰燼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尙改三皇爲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唐聖帝體其僞妄故此焚除近如大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爲長樂經將欲入山巖中於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

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尙書衛文昇以狀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之所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彼輒爾制經寫於藏篋無人檢勘誰辯僞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未足觀採至如南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之

太宗詔令樊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覆事第二十六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脂那大國未有

佛教已前舊有得道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文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爲梵言我欲見之必道越此從傳通不曉登卽下敕令樊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於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別參議詳覈道德契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爲譯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樊曰佛教道教理致大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勘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誦寶聖俱靈樊曰諸先生何

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淪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晃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爲本在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何不思晃曰佛教初開深經尙壅老談

玄理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之道德文只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羣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張葛之旨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何晏王弼嚴道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韋處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涉俗理莫引佛言如何棄置舊蹤越津釋府將非探蹟過度失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無言以對遂卽染翰綴文厥初云道此乃人言梵云末伽可以翻度道士等

一時舉袂曰道翻末伽失於古譯古稱菩提此謂爲道未聞末伽以爲道也笑曰今翻道德奉敕不輕須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云覺末伽言道唐梵音義確爾難乖豈得浪翻冒罔天聽道士成英曰佛陀言覺菩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笑曰傳聞濫真良該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恆習佛陀西天音此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爲覺此則人法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爲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惟罔上當時乃取笑天下自此眾

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胤闕而不出成英曰老經幽祕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爲翻度惠彼邊戎笑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序實驚人同巫覡之淫哇等禽獸之淺術將恐西關異國有愧卿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曰彼土尙九十六家並厭形骸爲桎梏指神我爲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爲笑林笑

告忠誠如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然此
述遂不翻之樊姓陳氏潁川人也後葉居於兩河以
慧解馳名周行嶽瀆承西梵學富誓欲博求以貞觀
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
司不許因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
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於京邑天子降禮
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
永徽已來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爲命家今在北山
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
別有大傳廣文如彼自永徽嗣曆屢發深衷降意佛

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軌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
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
釋宗爲命族魏朝北有齊緇黃而等駕由是江表談
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淄澠一亂所以屢有揚激教
義殊途雖事拒輪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
代致混論辯韜隱顧斯陳迹不逸懷悼致黃巾被責
緘默當時彼出論場唱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
輒以所聞敘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浮詞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音釋

疾

音救

踏

尺尹切

忸

尼大切

被

女板切

摘

丑知切

闐

賻

音附

祲

音浸

輟

音果

覲

賢覲切

謙

楚交切

悵

音量

悵

悵也

悵

悵也

悵

悵也

悵

悵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五

唐釋道宣撰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二十七

帝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二十八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事二十

九

帝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事三十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論三

十一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三十

二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三十三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十七

顯慶三年四月下敕追僧道士各七人入內論義時
會隱法師豎五蘊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黃
蹟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
雖事往返牢落無歸次下敕遣道士豎義李榮立道
生萬物義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敘云皇帝皇
后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映軒義亦
乃牢籠周漢云云又歎仰佛化戡濟黎民文多不載便

問榮云先生立道生萬物未知此道爲是有知爲是
無知答曰道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旣爲天地
之法豈曰無知難曰向敘道爲萬物之母今度萬物
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有知則唯生於善何故亦
生於惡據此善惡昇沉叢雜總生則無知矣如不通
悟請廣其類至於人君未開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
聖主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
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唯生
稷契夔龍之輩而復生飛廉惡來靳尚新王之侶諛
諂其君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善

鳥而復生梟獍惡禽乎毛羣之中何不唯生騏驥驎
騮而復生豺狼豪蝟乎草木之中何不唯生松柏梓
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櫛櫪檮棘葶艾蒺茨乎旣而混
生萬物不蠲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
地取法而爲萬物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
性之教也天地萬物皆是眾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
則瑠璃爲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葉垂空甘露充
糧綺衣爲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爲土瓦礫爲衢稗飯
充虛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耘日夜驅馳以供
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之吾子心愚不識橫言道

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知何
對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赧然下座次
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與
其抗論夫唯論難之體褒貶爲先恐難道名有所觸
忤卽奏云黃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
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卽老君子孫豈有對
人子孫公談祖禰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
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餘及
於時蒙敕云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色雖
事言對次序乖越遞相擊論遂至逼暝僧等見將燭

來便起辭退敕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何者眾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謚譎漫語至如僧會隱豎五蘊義黃蹟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爲宗蘊以積聚爲義如色有二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統以收稱爲蘊義若以蔭名來難義理全乖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羞遂浪作餘語真可謂欲適南越而總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由是宗

旨不明塵蹟聖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爲義故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觀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曦光已沒龍燭未明徒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能生芽夏盛甕裏冬委地中緣不具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爲因外則父母爲緣身方得生父母乖各終不能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爾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窮法實相是故號佛

爲無等覺爲天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卽是此方莊老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韋紐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詿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又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收事等空華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旣夜久息言奉辭敕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敕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

不早論於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廣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於時以道士不識蘊蔭斷知等義莫允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敕語道士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亦具瞻矣

帝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十八顯慶三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城郭道俗雲合幢蓋嚴華明辰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香華亂空自北

城之達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闐闐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郡公僚佐備列於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聽從於大街沿路南往並皆御覽事訖方還尋卽下敕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宗爲於無爲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落學照古今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啟沃慧立奉對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遐安邇肅旣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爰詔緇黃考覈名

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疎虛煩聽覽不足觀采伏增悚汗降敕云好師等依位坐又敕云師可一人登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慧元奏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陛下宗承柱下今日豎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座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高眾聖道冠人天爲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溺唯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卽是釋迦之兆域慧元何得濫言客主妄定華夷伏惟陛下屈初地之尊光

臨瞻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慈慈燈於暗室浮慧舸
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慧元
邪說未可爲依敕云好更遞上仍僧爲先爾時會隱
法師昇座豎四無畏義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敘
之事在別傳○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法六通
爲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數答訖徵云夫言洞者
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通
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以不答云老君上
聖何得非洞立徵曰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
經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患也據此

則老君於身尙礙何能洞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
凌轢榮在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相談論
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事非駁立報曰觀先生此語
似索姑息古人云黃塵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敘
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立同是出家檢形
討事焉可同邪先生鬢髮不剪禪袴未除手把桃符
腰懸赤袋巡門厭鬼歷巷摩兒本不異淫祀邪巫豈
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大怒云汝若以剪髮爲好何
不剔眉立曰何爲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一種是
毛剔髭亦剔眉卿亦一種是毛何爲角髮不角髭榮

遂杜默無對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慚往哲於是卽避席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敕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敕使報奘云七僧入內與道士論議五人論道大勝幽州最好兩人雖未論議亦應例是勝色立姓趙氏其先伯益之後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遂因氏焉趙襄趙盾卽其遠祖隨宦東西故爲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隋祕書郎司隸刺史崇

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三卷並藏祕閣董狐直筆公有之矣立卽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荼毒有叔照法師攜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仁寺權以公貫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不息通鏡今古一坐北荒二十餘載聲榮籍甚曜逸京臯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參譯旣染芝蘭芬郁逾美自到帝京頻登闥輦潔齋行道率先總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輝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備

顯僧倫既非教元略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道雲
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競遂使挫拉強禦傾倒帝前顧
問此何人斯答曰其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睐允
副遺頻告笑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日內敕
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諠詣闕
辭退所司抑之不爲通表因理僧務不墜彝倫矣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議事第二十九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憂勞在慮思弘
法雨雩祈雪降爰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
下敕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東明觀道士張慧元等

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好於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
法筵釋李搜揚選窮翹楚卽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
親問褒所來邑於座具答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
本際義敕褒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名理便
卽登座問云旣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名爲本際爲
際本於道名爲本際答云互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
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元答云何往不通並
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返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
法答曰道但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曰若使道法
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

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褻卽
覆詰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道際互相本亦可道
法於自然何爲道自不得互相法榮得重並旣不領
難又不解詰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爲先生汝則便成
我弟子褻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
心芻蕘之嘲塵黷天聽義須棄置誠不可也雖然無
言不酬古有遺詰聊以相答我以事佛爲師我爲佛
之弟子汝旣稱爲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爲弟子佛
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則應爲道祖道士當時忸
怩無對塵尾垂頓聲氣俱下褻因調曰塵尾已萎鹿

巾將折語聲旣惡義鋒亦摧李榮無對逡巡下席尋
卽有敕令褻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褻江表庸僧山
中朽鐸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枉絲綸親臨御覽然
則佛法僧寶無上福田梯墜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
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惟陛下道邁軒
義德隆堯舜遊刃萬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績宮闈皇
太子聲高啟顯今爲膏雨不降瑞雪未零憂勞黎庶
設齋祈福紫庭之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
欲使道風常扇佛日連輝爰詔緇黃各陳名理玉階
闡玉京之教金闕揚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

伏願皇帝金輪永轉玉鏡恆明等敬北辰慶隆南嶽
皇后心明七耀體固二儀垂訓六宮母儀萬國皇太
子凝神望苑作睿春坊布采前星被圖下武義褒海
隅遺隱忽厠高華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
之口釋解頤之談云然則聖旨斯臨課虛立義今標
義目厥號摩訶般若波羅蜜義此乃大乘之象駕方
等之龍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若慧也
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
以目之水鏡未可喻其澄明假慧以明之造盡不可
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道士張慧元問曰音是胡

音字是唐字翻胡爲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
是梵音譯梵爲唐彼此俱益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
答曰佛生天竺梵音爲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
無益彼進無難返唱不通褒調之曰道士年老今復
發狂答義若此頓不思量張曰我那忽狂褒調曰子
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佇軸何爲張遂復座姚
道士次論曰般若非愚智何以翻爲智答曰爲欲破
愚癡歎美稱爲智姚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
答曰愚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姚曰我那忽是愚答
曰般若非愚智破愚稱爲智道士若亡愚我智藥亦

遣如是覆却數番姚遂飲氣吞聲周樟失守無難坐
默褒因總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
狂愚既退李可進關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
乃非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岸答曰般若非彼此歎美
爲度彼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岸亦應非彼非此歎
到此岸答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李曰歎彼不
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答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
亡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圓褒
接聲曰今彈彈黃雀已射兩鴟鴞彈彈黃雀足射射
鴟鴞腰於時李既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褒又

調曰李不自拔張強助言姚生一愚那不見救姚卽

發言

云

褒合調曰兩人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

已見斯言有從記於時天子欣然內宮誼合李榮俛
首不已便云作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褒云三

吳勝地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

云

言訖下座

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於王庭
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於帝掖何殊身子之秋事罷
相從還栖公館褒謂諸道士曰馴不及舌明言非易
天下清論何有窮涯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
須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爲謔論脫付

法推罪當不敬賴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敬之罪終難可逃道士等大慚張元曰不須述也襄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筆者詳略襄之義道可曰勝穎當時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於帝前無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宗君之美信矣

帝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事第三十顯慶五年上幸駕東都歸心佛道崇尙義理匪因談敘無由釋會下敕追大慈恩寺僧義褒西明寺僧慧

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卽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敘論義旨不爽經通下敕停東都淨土寺襄卽於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襄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體高邁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採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晉雲山婺州曠法師所經於多載備閱幽求會體素誠爽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東陽金華

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請寓內搜揚京邑髦彥承風仰德以名聞奏下敕徵延既達京師幽憂頓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敘大綱護法爲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顧諸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宏理有空雙遣藥病齊亡於時執有毘曇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說戒之徒我見鏗然欬然驚視皆謂空見外道或曰空華道人遂卽負氣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破膽失路迷歸褒乃誨以謗法之懋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關則周樟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彌天辯給

之口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日下光問德音宰輔傾誠道勝嗟賞中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卽蒙敕召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略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籍甚彌隆今古不意法幢忽崩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一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論第三十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敕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在洛

宮中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或臨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柏殿或延雅論於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真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風爰詔緇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謏聞雕冰鑄木肅承旒宁斧鉞交襟聖旨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爲主或以自然爲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

茲已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爲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僞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爲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卽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僞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

榮引老子經序似無西邁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詰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誑偷竊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咎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卽原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婁之徒康僧會之輩曇

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聶承遠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羣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鳥喙銜或道青鳥吻嚙終散失於龍漢卒改易於赤明足涉憑虛未聞崇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泰卽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卽能矣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上於佛佛還小道化胡之

事斯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擲角受化尙戴黃巾旣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桑椹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爲樞機將委巷爲雅論古人請尙方馬劒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因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

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爾今稱我親承嚴辰此而不類何以逃辜李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悖悖我未發汝刺揚靜泰云李榮烏黷何異蛄蜣先師米賊汝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云靜泰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問作亦請嘲李榮頭勝負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

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聖旨令連脚
嘲可曰李榮腰長卽貌而述屢申駝項亟蹙蛇腰舉
手乍奮驢蹄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頻被嘲急不覺云
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之一分則太長李
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關宋王之
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周樟迷妄李榮是蜀郡
詞人泰云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
靜泰奏云嚴楊不嗣江漢虛衰榮爲蜀郡詞人一何
自枉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是虛衰那得靈輝靜泰
云夷歌耀曲自謂成章鳥韻怪言用閑音賞李榮又

轉語云何意喚我爲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
靜泰云汝此語爲自屬爾耶爲屬帝耶如其自屬爾
是何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李榮云我經云域中有
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
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教自淺
汝復不閑以帝爲王汝過之極李榮旣急不覺直云
靜泰言是靜泰奏言李榮旣稱泰是伏乞宸鑒李榮
又轉語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尙何物綠睛胡子剃髮
小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爲
天中我皇御寓此間爲地正佛法有囑委以皇王有

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裔恐子自弊於杜郵老
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綠睛胡子自是蔥嶺已
東李仲卿之鄙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
商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刺圍身
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器或脊負楊枝或解髮却拘
交繩反繫以廁溷而爲神主將井竈而作靈師自臣
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醺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
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充斥
未亡街惑之徒冒罔綱紀加又扣頭搏頰銜枚繚緋
三點九闕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旣無慙於父子甯有

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
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旣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
鑒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卽是
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
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
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久請
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
疲聖旨帝休榮遂走下堦云去也於時靜泰脚痺未
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帝令人扶之
榮於堦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泰云帝者之前理

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賁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形色摧惡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旣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親預微近屢遭剝敵仍參勝席故泰爲眾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陳泰是斯卽心伏魂飛况

對天顏褒貶足稱畫一此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上令作之應命便上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還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素心常懷出俗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禽之解網俗榮非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上大幸之便敕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別敕垂顧便將五人入寺爾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錄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第三十二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辯奉詔
開淨名經題目問曰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
答凡聖俱不思○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
懸鑒妙智甯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
等何法可思○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
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甯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
不遍何必山芥有納不納凡聖分思不思難凡智聖
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
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不分思不思○難凡聖本無
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

殊不思議一也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
一切眾生卽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思
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甯兩
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
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不二若存二可使
不思處說思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
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何止不立思亦
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
謂有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不可得深入不
思議思非思寂滅敕留僧靈辯及道士二人至十五

日乃放還初十四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
曰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經獨有儒教
所無○難孝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
道此則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然之道爲
本餘者爲末難自然道不攝在陰陽老氏可爲本陰
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爲末答元氣已來大道爲本
萬物皆從道生道爲萬法祖○難曰道爲物祖不異
前言老易同歸若爲遣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
列子纔遇季咸恍然心醉黃冠暫逢緇服不覺魂迷
上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黃巾以成

瓦解今若更憑神算赤舌將必冰消上又笑重問曰
向云道爲物祖能生萬象以何爲體答大道無形難
有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
不有道答大道生萬物萬法卽是道何得言無道○
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能生於象旣指
象爲道象外卽無道無道說誰生答大道雖無形無
形之道能生於萬法○難子外見有母知母能生子
象外不見道誰知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萬法萬法
卽是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卽是母又前言道爲

萬法祖自違彼經教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
母母祖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甯得爲物
祖惠長總領前語不得因嘲之曰旣非得意何爲杜
默已倒穀皮答吞米賊○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爲
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爲物祖答道爲物祖象非
物祖○難道別有形不得象卽道形答大道無形○
難大道非祖答道本無名強爲立名爲物之祖那得
非祖難道本無名強爲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強爲物
祖答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
形無形強說形○又難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

生亦可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答道是玄微
眼爲麤法二義不同安得爲類○難象是質礙道本
虛無有無性乖若爲同體惠長又無答靈辯奏曰靈
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不願重彈上大笑
稱善五月十六日於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士
對答不相領當無可記錄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
蓬萊殿論義靈辯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
陽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榮奏曰孔子
尙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辯奏曰靈辯誠爲後生李
榮故當是老以榮住在蜀中故有此譏上大笑曰榮已被逼榮開

昇玄經題目道玄不可以言象詮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不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爲得啟題目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詮卽當云可詮如實不可詮當云不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可詮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旣其謬棘於理信亦迷矇又更爲述前難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

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爲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齋之語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爲涅槃正是此處死滅辯曰螢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唐翻爲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恬憺之虛宗絕患累於後身證無爲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卽是齊鳥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曰足下若不情昏菽麥目闇玄黃何爲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豎義令

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詮答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是微妙妙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來詮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

可並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並非並不得並玄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嘿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踟躕榮曰旣得玄旨所以杜嘿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關杜口上大笑令更難○難曰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

淺深俱不測榮不能答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未研
尋莊生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榮
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爲難何不乘鳧
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敕追榮入京日著枷榮曰死灰其慮
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辯曰行忘坐忘終身
是忘亦可行枷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
重死灰方未然旣逢田甲尿仍遭酷吏懸榮未答又
嘲曰柱枷異支榮擎枷非據梧閉口臨枷柄真似濫
吹竽榮恚曰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枷著如汝道人之
流主上何曾記錄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

知有榮今年旣與榮枷著來年亦與榮枷著聖恩方
復未已著枷豈有了時又謂曰詳刑抵罪天子未必
皆知道士著枷聖人何曾記識又謂曰李榮著枷聖
人必不承意儻若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
厲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敢欲相輕辯
曰李李榮榮先乏雄情爽氣何勞瞋目厲聲仍嘲曰
區區蜀地老竊號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用口中鳴
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知努力加飡飯辯曰眾僧
本來齋潔故當飡飯進蔬道士惟重醮祭應須酌醴
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魚辯曰向已同齋何爲

語飯

當論時
在中後

榮曰蠶爾荆蠻詎堪爲敵辯曰周德未

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今時猶見蜀獠榮曰心

裏若無烏泥袈裟何爲得黑辯曰心中既有柴棘頭

上遂裹木皮末席辯嘲榮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

言鴻鵠已高逝鸞雀徒自喧已前雜嘲甚多不能盡

記每嘲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第三十三

昔毘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迂駕蓬門

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

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小僧往遊

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關中彌欽道德尙未披敘邂逅

相逢深適鄙懷是所願也旣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

豈可使慧遠仲堪獨論象繫道林玄度自解逍遙請

各據宗塗標榜題目以申考擊共敘幽微云爾范曰

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問當酬問曰七篇

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范曰

齊物之理今古以爲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問

曰今古共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

愚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莊生以爲不

爾豈非孟浪之談范曰俗滯情於是非莊生遂忘於

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范
曰意在忘情難曰不須齊質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
忘○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峰太山未有入塵之細
通令均等其可得乎范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
之峰山有陵霄之峰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性故說
爲齊○難曰物雖各冥其極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
貴捐情不覺翻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
有差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均等范曰談其齊
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爲蛇畫足○難曰前言
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足過人翻爲自咎

更並曰山大毫小莊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
易應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大小范曰二教所
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
同山毫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異得說
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胡族晉中朝時徙
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因家於襄陽宿植德
本累修淨業家遞士農門傳貞素靈辯載江漢之英
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
聽習三論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峻爽

風韻淒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肅常若秋崖含霽
霜松引飈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
月弦揚彩永徽中暫遊東都聲馳天闕尋奉敕住大
慈恩寺仍被追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
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
望敵摧鋒前無強陣嘲戲間發滑稽有餘頻解聖頤
每延優獎然素懷謙悵加復謹慎溫雅絕訪時莫能
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
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謠尙想連環沉吟千祀略題
梗概爲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

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五

音釋

夔具惟切

謚古合切

譟徒塔切

闔於結切

拉力合切

揚州萬壽寺

寂山老和尚

施洋一百元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昭陽赤奮若季春月

常州天甯寺清鎔識

揚州周楚江刻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西域天竺國事出後漢列傳七十八

唐沙門智昇撰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明帝寤不自安至旦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曰臣聞西域有神號之爲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太史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陛下所夢必當是之明帝信以爲然卽遣中郎蔡愔與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竺國遇見沙門

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
誓志弘通不辭疲苦卽共景等乃冒涉流沙至於洛
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卽於洛陽西立精舍卽今白
馬寺是也本白馬負經來因以爲名摩騰二人旣至
翻譯眾經二人爲漢地僧之始經是漢地法之初又
釋迦像是優填王像師第四作之明帝卽令圖畫模
寫如法供養卽是漢地三寶之初

永平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帝在白馬寺設齋行
道帝問法師摩騰曰佛處生化世滅度日月可知不
法師對曰佛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

人甲寅之年四月八日在迦毘羅衛國藍毘尼園從
母右脇而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
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
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
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
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
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
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
當此之時佛生王宮壬申之年十九出家

漢統師云佛十九出家當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

歲三十成道漢統師云佛三十成道周穆王二年癸未之歲當陽化世四十九年漢統師云佛出世化物四十九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所有光氣先問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令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法久已處世壬申之年二月十五日臨般涅槃漢統師云佛入涅槃當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卽位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廢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

陰雲黑西方有白虹作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計佛入涅槃至今合有一千二十二年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帝復問法師曰佛是大慈法王當時出世何不化及此土法師對曰迦毘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並生於彼受佛正法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當時佛

不往處光明皆悉及之光明及者佛涅槃後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之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明帝曰法師言一千年外有聲教者亦與周書異記同案齊國大統法師達摩鬱多羅答高黎國諸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案帝王世紀云周昭王卽位五十一年崩周穆王卽位五十五年崩周恭王卽位十二年崩懿王二十五年崩從昭王二十四年計至孝王五年合一百二十四年從佛初生計入涅槃合七十九年今言孝王五年者何太謬乎未知統師出

何書典

案世傳記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

經云息用名滅非死滅也一本無像法有

記從佛入涅槃計漢明帝永平十年凡一千

從漢明帝永平十年計至大業十年甲戌歲凡五百

四十八年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從大業十年至貞

觀十年歲次丙申二十二年通前一千五百九十年

漢法本內傳第三

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觀道士朝正

之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本言是修多
羅教復請梵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
一從漢言又立白馬興聖二寺敕度公子女令作沙
門承事梵師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眾諸道士
怪焉遞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梵教我等今
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已之所能共
上一表乞與梵師比校令至尊意悟使有所歸爾時
南嶽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一部太上
靈寶玉訣一部空洞靈章一部中玄步虛章一部太
上左仙公請問一部自然五稱一部諸天內音一部

合一百三卷

華嶽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一部智慧
上品戒一部仙人請問本行因緣一部明真科一部
合六十二卷

恆嶽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一部法科
罪福一部明真科齋儀一部太上說洞玄真文一部
合八十卷

岱嶽道士焦德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命一部
太上說太極太虛自然一部滅度五練生屍一部度
自然處儀一部合八十五卷

嵩嶽道士呂惠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
一部三元誠品一部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一
部服御五芝立成一部朝夕朝儀一部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台山白鹿山宮山合八山諸山觀道
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敷靈寶文一
部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一部步虛文一部神
仙藥法一部尸解品一部上天符錄敕禁一部合八
十四卷并茅成子一部許成子一部列子一部惠子
一部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二百四十五卷
正月九日揚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嶽道士褚善信

以爲表頭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
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
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
上無爲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
道邁羲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
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梵
師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梵道人令翻其語託同
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
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嶽諸山道士
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術悉

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以聞明帝又得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人說法善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士表聞卽遣尙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宮前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大德所言太上無形無上爲尊自然之

父者今日西域所將來是修多羅之教其教難遇今始東傳大德比來所學者影響耳非其真法大德今旣見真法仍不捨本從末何異古人葉公之龍也褚信奉問曰若佛道是真應無形色云何圖畫其像以此驗之定非虛無自然之宗帝曰摩騰法師曾爲朕說法言佛有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無爲無相無主無宗蕩寂空無自然憺怕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匹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備諸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圖神應萬變四者化身開演正法導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悟諸大德須知

佛有四種法身出沒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則萬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是智慧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敬信得福無量褚信問曰不審帝說涅槃是何句義帝曰涅槃無爲憺怕自然此四者一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褚信問曰涅槃之義有幾種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義乃有多種言入聖位中者涅槃有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褚信問曰未審五者其義云何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各受人天報盡得生初禪

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涅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蔽六根證七識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是名有餘涅槃三者中乘辟支佛果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死不捨眾生隨類受形而教化之清淨願行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修行善本成就萬行得證無上正真正道是名究竟涅槃褚信奉答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帝曰卿若爲比試褚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

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真願火不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教願與臣同於此試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等螢火之光明濫同日月之顯彈丸之土竊價隋國之珠實非其類如欲相比卿既不相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總集白馬寺與卿比校道士既得敕許歡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眾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作種種呪禁呼策鬼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正月十一日帝詣白馬寺至佛殿前燒香行道禮拜訖問二法師稽首具說諸山

道士功能欲來與師比校弟子輒不自量口以許之尅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摩騰法師對曰如來滅度一千餘年正教東流法不虛設道士欲來比校今正是時貧道雖處緇服戒行無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帝聞此言心大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修福業得爲天下主旣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導羣生指於歸處此是開基之功恩加萬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帝卽整容禮摩騰法師足啟法師曰弟子往蒙法師光相喜滿交懷又屈法師持法宣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

慈澤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竺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法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間道士帝曰道有幾種以何爲宗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宗正法其行有差欲可觀者八種梵行一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摩醯首羅天王以爲天尊求生空處識處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爲天尊求生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三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以爲天尊求生燄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四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辯於論答事六師弟子等以爲師尊求憑空滅絕有離無五者

常修梵行志在仙學善禁呪事阿私陀仙以爲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道會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修梵行志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陀仙以爲仙尊求五芝草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商劣得匿形影七者常修梵行事波頭大仙以爲仙尊求入火聚火不能損八者常修梵行事夷制叔羅水仙以爲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種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不發正信迴向心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帝曰此八種道常修梵行博通外典卽是世間聰慧上人當時值佛應得悟正法云何不捨諸見仍有此執

法蘭法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
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
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已一或
教梵行或可教禮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
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
社稷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
眾生從劫初已來學習久遠雖值佛出世有鈍根者
咸言我之所事從元皇已來世世尊仰佛雖神異其
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爾時執見者在其道不滅帝
曰佛道之中亦有仙號尔不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

行多諸技術是以爲世所尙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
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生未
曾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卧空中神化自在各相謂
言此是大仙弟子天仙也佛以隨機應顯仙號生焉
帝曰弟子蒙法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預設何
法欲調伏道士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蚯蚓之所能
虎嘯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布鼓電曜豈懼
螢光敵對卽施何用預搔待痒帝乃大笑弟子知師
有證達之理無畏懼焉法師對曰貧道未得過人法
又不敢增上慢譬如帝子爵位封王帝令卽命將敕

巡省革易風俗其王見州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不
帝曰使者既是朕子又行朕命至於州郡縣豈敢不
懼法師又問曰王巡省之次郡縣令長敢在王前行
自在以不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肅畏法甯敢
自在法師曰如是如是誠如帝說貧道出家人亦名
法王子所持正法亦是法王金口所說所有教化亦
無畏懼若法行處一切諸天魔鬼莫不奉敬道士小
慧何足消伏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卽辭法師入
城敕有司令辦供設齋并敕五品已上文武內外官
人仰十五日平旦悉集白馬寺十三日道士在白馬

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
壇置太上靈寶天尊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
子黃老等二十七家書合有二百四十五卷東壇置
饌食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
門道西百步置佛舍利及佛經像十五日平旦大眾
普集已時齋訖帝謂道士曰諸大德欲試今正是時
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眾道士等奉敕卽以柴荻和
梅檀沉水等香木積遶西壇經教上復作啟告啼哭
流涕曰太上天尊經典與造化俱開往哲今賢遵行
不捨今爲西域別教入亂華俗臣等五嶽諸山觀褚

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
欲用曉示眾生以辯真僞伏願上慈顯出神効卽便
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
大驚愕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
隱先時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
有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大生慙愧帝
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內有鍾山亡命賊在於
山澤放縱自由謂無過者及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
卿等今者亦復如是爾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
角試無一効驗卽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褚信對曰

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始謂之太
素豈妄乎張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更無言教之稱
今說有言教者卽是虛妄也吾究尋典籍靈寶迴無
氏族可依推尋古今靈寶亦無成道處所若靈寶自
然者經典從何而生若說靈寶出世者古帝前王與
誰說法虛受太上之名妄假天尊之號此是仙學法
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亦可歸真棄妄必須
尊學若不奉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心
不信亦可專心黃老黃老雖無法王之量亦是前世
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奧託性無爲道德之府

也昔孝景皇帝常修行不倦道學從此生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法爲次至於茅子成子列子莊子等書並學自然逍遙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可慕焉何獨專於靈寶也褚信對曰靈寶有昇天隱地之功符禁鬼神之力履於水火無有不効今者以火焚經不蒙哀愍吾大生恥辱衍曰大之制小使其然也譬如州郡令長各處一境判決自由若對帝王威德不立卿等比校亦復如是今日卿等所學法者欲使山無猛獸之文世絕謬學之侶一則就真辯僞二則不誤將來褚信默然不答與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爾

時佛舍利光明五色出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眾映蔽日輪摩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根力踊身高飛行於虛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其時天雨寶華在於佛殿前及眾僧上又聞天中音樂之聲感動人情大眾歡喜歎未曾有也爾時法師卽於大眾中而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無巨海納

丘無嵩嶽嶸 法雲垂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羣生

法師說偈訖白道士曰諸大德欲有所問者前出共

論爾時嵩嶽道士呂惠通對曰吾等諸人不量德力
輒欲比校向見神光顯照絕世難知又逢大士神變
奇特無比天樂垂音以開我等迷路天華表瑞始知
大道有歸我等未解聖法焉敢諮問明帝卽從座起
禮法師足白法師曰弟子常處生死淪沒愛河今值
正教東傳之初願法師大慈開蹤曉示法師受請默
然而許帝敕大眾欲求法者前近法師座大眾圍遶
數百餘重各各靜然爾時法師卽出大梵音聲微妙
第一歎佛功德不可思議亦令大眾稱揚三寶歎述
善法卽爲大眾說人天地獄因緣法或說小乘阿毘

曇法或說大乘摩訶衍法或說懺悔滅罪法或說出
家功德法大眾旣聞法已各生希有心爾時司空楊
城侯劉善峻白法師曰大德向者仰觀智慧與海同
量非我凡流所能度也我等欲憑大士出家充奉給
侍願垂聽許不法師曰諸大眾發心出家是解脫業
緣仁者各有王難所繫非我所許帝卽前出白法師
弟子比來常爲真假相亂無慧能辯得蒙法鏡垂照
始知實相有歸今此會中有道士官人民庶及婦女
等若能出家者弟子自與剃頭三衣瓶鉢並悉施與
別立精舍奉之使學道法法師歎曰善哉善哉帝之

功德不可思議爾時大眾聞帝聽許皆大歡喜四嶽諸山觀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南嶽觀道士褚善信費叔才在會身死南嶽觀道士六十八人殯埋信等不預說法不得出家五品已上楊城侯劉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時帝侍衛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并文武官數百人與出家者剃頭日日設供夜夜然燈作種種技樂比至正月三十日法服瓶鉢悉皆施訖卽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

之佛法從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求法品

第二卷請法師立寺品

第三卷與諸道士比校度脫品

第四卷明帝大臣等稱揚品

第五卷廣通流布品

傳法記一卷

案玄通記云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存意遊化至洛陽譯

出眾經漢靈帝嘉平五年丙辰之歲有一沙門支樓迦識出家是月支國人至洛陽譯出眾經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之歲有沙門竺佛朔是月支國丞相棄相位願弘佛道開化眾生至洛陽譯出眾經

案魏書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中天竺國人至許都譯出經戒律漢明帝永平十年至魏文帝黃初三年合一百五十年

案吳書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人大丞相之長子志弘大道遊化諸國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是妖異

有司奏聞吳主曰漢帝神夢神號名爲佛是其遺風乎卽召僧會問之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對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唯有舍利至心求者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僧會對曰舍利慈愍求卽顯降若無感者當以死期何假王憲乃請至七日至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光曜於天吳主卽置舍利鐵碓上令大力者以鐵鎚擊而試之當卽碓鎚俱陷於地舍利無損吳主復置舍利剛炭火中舍利光明從火而出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吳主敬信僧會一遵其法卽造建初寺爲舍利起七寶塔

其地名佛陀里江東佛法自是興焉起黃初三年至吳赤烏四年凡二十年從永平十年至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康會是吳地僧之始教是吳地法之初吳主孫權問尙書令都卿侯闕澤曰漢明帝夢神遣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尋訪佛教至今可有幾年闕澤對曰從漢永平十年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吳主曰佛教入漢已久何緣今始傳至江東闕澤對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嶽道士褚善信朝正之次與諸山觀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與西域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等比較爾時佛教初到洛陽漢明帝始

立白馬寺興聖寺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翻譯眾經始從漢讀道士未達正法深淺不知上表乞與對驗明帝許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門南嶽諸道士設壇將所學法名靈寶經置壇上放火焚之當時以正法力故道士書典悉從火化無有遺者復作種種技術施用無効諸道士等皆大慙恥南嶽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中自感而死自餘道士明帝赦放還嶽其時不預蘭法師說法者不得出家爾時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是以佛法一百七十年中滯而不通今遇法師僧會入來教化江東始得興行

吳主曰孔丘老子二家得與佛道比對以不闕澤對曰臣建安年中在洛陽遊學會入法舉寺禮拜得遇法師惠鏡垂照講大乘經臣聞法愛樂當時遂憑法師在寺得聽法旨首尾向三年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眾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萬像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並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卽化遇物斯乘天上人中自然尊大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能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臣又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作經典訓獎周世教加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

子列子老子莊子等百家諸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憺怕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爲滯陷蓋此之謂至漢景帝考諸百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內外明遠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老孔二家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曰仙有靈寶之法何如闕澤對曰靈寶者一無氏族可憑二無成道處所敎出山谷無所知也直是幽居濫說非聖人所制吳主答之

曰公學博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傅領侍中尙書令如故

案後涼書秦主苻堅建元十九年遣征西將軍醴泉公呂光西討龜茲國得沙門鳩摩羅什是龜茲國大丞相之長子呂光至涼州聞秦主姚萇所害光遂稱帝於涼治姑臧羅什在涼州譯出大華嚴經以自翫適至秦主姚興弘始三年至長安譯出眾經佛法爾時大盛當晉大興三年

案北涼州沮渠蒙遜永和二年有沙門曇摩讖是天竺國人至涼州譯出眾經至持地六度不譯戒品謂

漢地人不能持戒隱而不譯時有比丘披讀經文怪無其戒品遂卽行道心專求夜夢見一道人授戒本與比丘得戒誦持至明告讖曰昨夜夢中見有法師授我戒品恐有所忘願與正之讖卽令比丘誦之與本無異讖曰善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不能持戒不復譯之今大德求而得者漢地必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年自此已後年年西國沙門傳法來者眾非記可盡

論營記元魏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元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前設齋齋訖帝

語侍中劉騰宣敕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
疑網爾時諸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
論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
化胡以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知之姜
斌對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
周何王幾年始生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
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在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
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卽位四年丁丑
之歲事周爲守藏史當周簡王卽位十三年丙戌之
歲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卽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

五見周德凌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
矣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歲次甲寅四月
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
周穆王二年歲次癸未三十成道當陽化世四十九
載當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
涅槃今計佛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周定王
三年老子始生生巳年八十五至周敬王元年經四
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道此則年代懸殊不同鄙
夫一何闇說輒言佛爲侍者豈不高拒爲答此乃謬
乎姜斌曰案開天之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爲侍者

亦應不謬法師輒拒此事恐理未安法師對曰夫佛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生出王宮萬福圓備億善臻集普化三千均濟六道行卽金華捧足坐卽百寶蓮臺出則帝釋前驅入則梵王侍後左輔密跡以斷邪僞爲効右弼金剛以滅邪魔爲功無央菩薩以充法子無量聲聞以爲聖眾護世四王朝省天龍八部曉夜奉接天樂懸空如雲天華散落如雨師子一吼外道歸真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周藏史以爲侍者若周柱下史有法王子之量應在周世如現神通行有避世西逃方能化物若也柱史能化其時周

德雖曰衰微仍承文武成康之風柱史旣乃周世五王何不加之以神變顯之以法藥授之若能此者如風在草危正自由何用潛逃於西遠化戎俗況法王柱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言作周時爲侍者此亦誤之太甚深可興悼焉仁者旣有開天之說此狂簡斐然文章何足依信姜斌曰若生當昭王滅當周穆王時出何文記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出漢書法本內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故應覽見不能爲君一人對眾更說姜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何得迴無一言記法師對曰直是仁者識同管闕覽

不弘廣何得輒謗孔子於佛迴無一言記仁者若不
相信孔子自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仁者善
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何假
卜乎法師曰唯佛是聖人諸法中王四生良導遠視
一切眾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視如掌中
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筮龜以通靈卦也爾
時明帝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又宣敕道士姜斌論無
宗旨復云開天經言老子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
處得來是誰持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邊得
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書侍郎魏收尙

書祖瑩等就觀取經得經將來帝遣文武官尙書郎
已上議當太尉公蕭琮太傅李實衛尉卿許百桃吏
部尙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人讀訖奏
云老子止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妄
專言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
眾帝謂道士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求道諸道
士對曰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姜斌所說帝卽遣
中書侍郎邢子才黃門侍郎楊寬等向觀重搜諸房
搜訖盡無此書帝曰姜斌一人罪合極刑付獄斬決
爾時廷尉卿元超領斌將出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

249
4110

曰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啟多福敕令論
議開暢風猷姜斌雖可語無宗旨得沾案會今陛下
縱天怒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戮人恐不當天意帝
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王時殺五百婆羅
門不犯戒律今姜斌開天之說此卽妖書惑亂朝廷
今不斬決誤後不少法師極諫姜斌免死配徙馬邑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